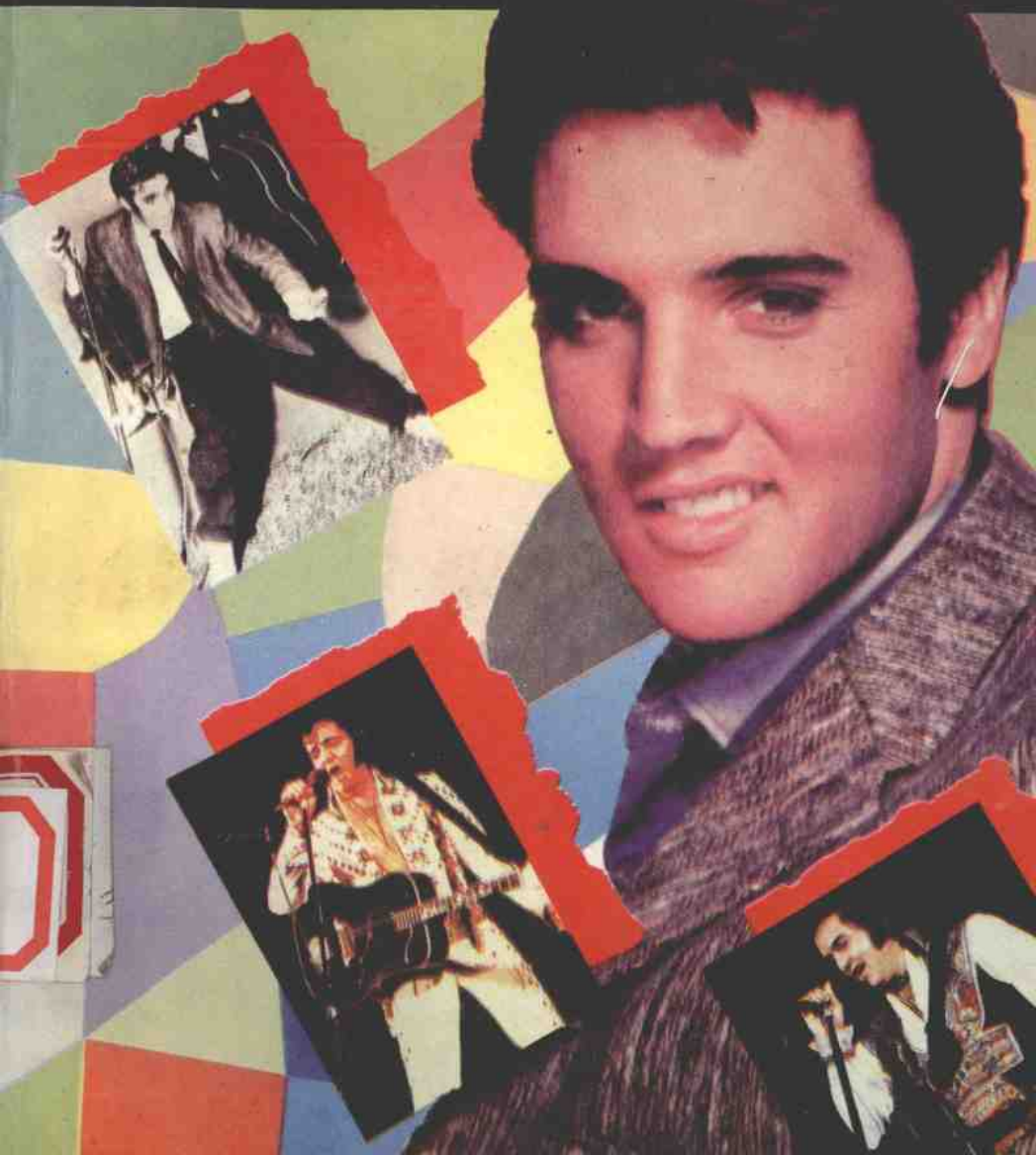
猫毛

中外书摘丛书 海外系列.3

西方社会的写真　彼岸风情的展示

DIGES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BO



Z89:I
3
.3

中外书摘丛书
海外系列

DIGES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BOOKS

上海人民出版社

西方社会的写真与民风情的展示

猫王

责任编辑　居　延
　　潘国庆（特邀）
封面设计　王建纲
美术装帧　邹纪华
插图题饰　钱自成
　　甘晓培
尾　　花　叶　勤

猫　王
（中外书摘丛书·海外系列·3）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329,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0911—2/Z·60
定价 5.40 元

目　录

·西方娱乐圈

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妻子的回忆
……苏　苏 编译（1）

·彼岸风景线

阴森的城堡
……〔美〕罗伯特·布劳赫（28）

爱的代价——好莱坞明星们的婚变
……〔美〕雷蒙德·史密斯（78）

法律的无能
……〔美〕内森·亚当斯（86）

惊心动魄的一分钟
……〔美〕谢尔顿·凯莉（91）

·匪夷所思集

他是人?还是神?——不可思议的拉斯普丁
……〔美〕柯林·威尔逊（95）

·异域小说林

红色变色龙(下)
……〔美〕查尔斯·罗伯逊（137）

·人生启示篇

鸟　鸣
……〔英〕D·H·劳伦斯（254）
怎样认识自我
……〔美〕米尔盖德·纽曼（258）

·爱情备忘录

让婚姻重新充满欢乐
……〔美〕小艾德温·基斯特等（261）
夫妻和睦的十条秘诀
……〔美〕C·考沃等（265）
为什么有些丈夫会对性生活失去兴趣？
……〔美〕帕·奥布利安（269）
女性心目中的男子汉
……〔美〕马歇尔·摩根斯顿（273）
性格相异者也能相互吸引
……〔美〕S·雅克拜（275）

·自助小百科

你比你想象的更聪明
……〔美〕达德里·林奇（278）
怎样在交谈中获得他人的好感
……孟学雷 编译（282）
如何避免愚蠢的见解
……〔英〕伯特兰·罗素（295）
何必自寻烦恼
……〔美〕比尔·雷特（29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自我检测卡

你是老实人吗？
……〔美〕摩顿·亨特（299）
你知道别人怎样看你吗？
……丁　汀 编译（303）
你喜欢怨天尤人吗？
……宋光丽 编译（306）
你的头脑冷静吗？
……〔美〕密西林·尤文斯（309）

·西洋哈哈镜

……（250）

·补　白·

隽语与格言　(90)（257）(272)
幽默与谐趣　(94)（268）
常识与新知　(264)
轶事与逸闻　(294)（308）

猫王

——埃爾維斯·普莱斯利妻子的回憶

苏　苏 编译

1977年8月16日。"埃尔维斯·普莱斯利今天去世"——恶耗仍使我感到震惊无比，虽然在此之前我已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一段时间以来，报纸的大标题不时耸人听闻地传播着有关他的消息，诸如"40岁的埃尔维斯生活在毒品和酒精之中"，"'猫王'患有严重的偏执狂和抑郁症"。它们将他的私生活象街道橱窗中的照片一样供人消遣。孟菲斯市的黑手党人甚至扬言要杀死他——这些都令我恐惧不安。今天，担忧终于变成了现实，"猫王"死了。他才42岁就离开了他的音乐、他的无数听众和崇拜者、他的摇滚乐之王的宝座，当然，还有他的父亲维依和女儿丽莎。

送葬的车队缓缓驶出了格雷斯兰德，驶向他最后的归宿地——他母亲的身旁。开道的警车艰难地行驶着，姑娘们不顾一切地扑到灵车前嘶声哀号着，

有数十万人在街道两旁和墓地为他送行，人们呜咽着、恸哭着，维持秩序的警察向灵车行着军礼……

望着车窗外的情景，我的眼前又一次模糊一片……

1

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的呢？一切又是怎么开始的呢？

记得那时，"猫王"是所有人谈论的话题。袜子、口香糖、扑克牌、唇膏，都用埃尔维斯的名字作广告，他的名字和画像被制成霓虹灯闪烁在城市的夜空中。然而对我来说，一切却是从父亲奉命调往德国时才开始的。那是1959年的初夏。

当时我们全家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父亲保罗是个军官，由于军队经常换防，因此我们的家也总处在动荡和漂泊中。那年我已14岁了，在奥斯汀中学读初中。我实在不愿意搬来搬去，不停地向朋友们说再见，然后再去重新结识新朋友。所以当听到要搬到德国去时，我便大吵大闹地要求父母让我一个人留在奥斯汀，但却遭到了他们的拒绝，理由是我还太小。

收拾行李时，我在无意之间发现了一张照片，上面除了婴儿时的我和母亲以外，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这使我产生了怀疑。经过一再追问，母亲才告诉我说，保罗并不是我的生父，我的亲生父亲是海军飞行员詹姆士·迪格纳上尉，在执行一次飞行任务后便再也没能返回基地。母亲又对我说：

"我刚遇上他时我才15岁。我穿着妈妈的高跟鞋从家溜出来和他约会，他是我初恋的情人。后来我们结了婚并生下了你……"

当时我并没能预料到母亲的命运将在我身上重演。

虽然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但我并没有在保罗面前将事情挑明，这不仅因为母亲这样求我，还因为保罗确实是个好父亲，他待我很好，甚至比对我那三个弟弟妹妹都更好些，我想一切还是保持现状为好。

当时我才14岁，但我却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我有一头浓密的黑色长发，有一双很大的蓝眼睛，父母都为我的眼睛骄傲。在学校里，男孩子也喜欢追我，但我还是宁愿回家帮妈妈干活或者和我最喜欢的马里奥·兰扎的音乐在一起。

不久我们便搬到了德国的威斯巴登，德国的一切都那么陌生，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什么时候能回到奥斯汀和朋友们在一起。每天放学后，我就带着弟弟到美军家属俱乐部玩自动电唱机。在那里，我认识了正在特种部队服役的克里——正是他，把我带进了埃尔维斯的生活。

克里告诉我，他是埃尔维斯的好朋友，埃尔维斯也在德国当兵，就住在附近的巴德纽汉。他说，假如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带我去埃尔维斯的家，那里每天晚上都有聚会。

我知道父亲象所有持正统观念的人一样，不喜欢埃尔维斯的摇滚乐，他将那称为"震耳欲聋的吼叫"。由于担心父亲不会同意我去参加埃尔维斯家的聚会，我请克里去帮我说情，克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克里是与他的妻子一块上我家的，父亲对他的印象不错。当克里说明埃尔维斯目前是与祖母和父亲住在一块时，保罗便没再坚持反对，他一定意识到我在德国实在是太孤独了。

埃尔维斯住在巴德纽汉的一幢公寓里，当我们驱车到来时，他的父亲维依正在台阶前应付一大群要求签名的女孩。在简短的介绍之后，我便被带进了房门，被带到了他的身边。

埃尔维斯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与一群朋友谈论着什么，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虽然他穿着军装，那一对富有传奇色彩的鬓角也由于当兵的缘故剃去了，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潇洒英俊、浑身散发出无穷的魅力，任何女孩子都会在一瞬间就爱上他的。我知道，我也爱上了他，并且永远无法再逃脱。

"这位小姑娘是谁？"埃尔维斯注意到我们正站在客厅门口，便向克里问道。

克里介绍说："这是普丽希拉，我曾向你提起过的那个女孩。"

埃尔维斯让我走近些，我怯生生地向前挪了几步。"你上学吗？"他问道。

"是的。"我的嗓音发颤。

"上几年级？初中还是高中？"

"九……九年级，"我结结巴巴地答道。

埃尔维斯大声笑了起来，周围的人也都跟着笑了。他边笑边说："你看上去还是个娃娃。"

我一下子被惹急了，拼命地辩解道："才不是呢！都是因为穿了这件傻里傻气的水兵服，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穿它……"我觉察到自己的冒失，赶忙停了下

来，并将一直盯着他的眼睛也垂了下来。

我的抱白打断了他的笑声。隔了一会，他拉住我的手说："坐下，坐下，小女孩还挺厉害的啊。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挺喜欢水兵服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美国女孩了，你是第一个。"

我惊魂未定地坐下了。

"你喜欢听什么歌？"他看出了我的窘迫，安慰地问道。

我不加思索地就答道："当然是马里奥·兰扎的《金色的日子》……"我意识到自己又犯了大错——竟然在"猫王"面前提起马里奥·兰扎。我便赶紧纠正道："哦……我是说有些时候……"

埃尔维斯笑了笑，用一种狡黠的口吻说："没关系，我也喜欢马里奥·兰扎。"

他走到钢琴前坐下。突然间，一连串激昂的音符跳动着冲了出来，周围的人全都兴奋地尖声叫着、扭摆着。他唱起了《监房中的摇滚》，我知道这首歌是他去年最为轰动的曲目。

一曲终了，他扭头盯着我。我还沉醉在他的音乐里，感到兴奋和欢乐。我感激地看着他。

他仍然注视着我，琴声又响了起来。天哪！《金色的日子》！他竟然唱起马里奥·兰扎的歌。我的血液凝固住了——我明白，他这是在为我而唱：

今夜你可孤独？
今夜你可想我？
你可曾还记得那个明媚的夏日，金色的日子？
我亲吻你，我的心上人。
你是否还在凝望窗外的台阶和风景？
你的心是否还在疼痛？
告诉我今夜你可孤独，
我是否应该回来？

这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美的歌——埃尔维斯为我而唱的歌。那深沉的、缓慢的、具有飘逸感的歌声仿佛有着强大的穿透力。我的心在颤抖着——一颗彻底被征服了的心。

回到家时，保罗和妈妈都还没睡，他们正等着我。我激动地向他们叙述了埃尔维斯家里的一切，他的父亲、他的总是躲在小房间里的老祖母以及他的朋友们。那天晚上当我躺上床之后，脑子里只有埃尔维斯和他的歌声。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刚踏进家门，母亲便对我说："希拉宝贝，克里刚才来过电话，他说埃尔维斯想见你。"

"真的？什么时候？"我兴奋地问道。

"今天晚上。可是宝贝，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见你吗？"妈妈有些不放心。

"可能他想向我打听孩子们都喜欢什么歌。"可是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个回答。

"但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我担心……"

"您别担心，还有许多朋友在那儿呢。再说，克里会送我回家的。"

吃过晚饭，克里和他的妻子开着吉普车来接我。爸爸当着克里的面严厉地对我说："10点钟必须回来，小姐！否则我会不客气的。"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因为有关埃尔维斯和那些疯疯癫癫的德国女孩子的传闻几乎到处可以听到。

"我一定赶回来。"我答应着走出了家门。

埃尔维斯家的客厅里到处是人。我注意到他的父亲正和一个金头发的女人在接吻。埃尔维斯走近我身边悄悄地对我说："我讨厌那个女人，她想勾引我父亲，而且手段挺高明。"

"妈妈的在天之灵不会安宁。"他又小声地自言自语道。他拉着我的手离开了客厅，我们在厨房的餐桌前坐下了。他的祖母也在厨房，她为我们做了些好吃的三明治。

"躲闪者，请你过来看看这个小姑娘。"他就这样称呼祖母，大概是由于她总是躲开人群的缘故。"你看她的眼睛，还有鼻子，多漂亮啊。"

老祖母没说什么，她冲我笑了笑便又躲了出去。

我低下头，羞怯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好了，别难为情了。说说你自己吧。你父亲在空军呆多久了？"埃尔维斯换了个话题。

"一直在那，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军人，他很严厉。"我说得很快。

"是吗？"埃尔维斯若有所思地问。

"是的，我们住在奥斯汀的时候，我曾经是啦啦队队长，但他不允许我去观看比赛。我妈妈也一样，她不喜欢我穿一身红的或者一身黑的，她说那种颜色太……"我不好意思地停顿了下来。

"太什么？"他追问道。

我笑了起来，然后答道：太性感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性感?"他也随着我笑了起来。

我又告诉他说:"他们对我的学习也盯着不放。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学校,算术和德语让我头疼,它们太难了。"

"逃学吧,你想拍电影吗?我让我的经纪人带你去试试。"

"哦,不!"我连连摇头,"我不想当演员。假如让我站在摄影机和那么多人面前,肯定会吓坏的。"

他注视了我好一会,又问道:"我听克里说,你很想念奥斯汀的朋友们,是吗?"

我点了点头。

他拿起了我放在桌上的手,轻轻地抚摸了好久:"别担心。我会成为你的朋友。"他的眼睛始终盯着我,那里面有些东西使我害怕。

我将手挣脱了出来,"我该去找克里带我回家了。"

但他又抓住了我的手,"等等,别走,普丽希拉。"停顿了片刻他又轻轻地说道:"我想单独和你在一起……"

"我不能呆得太晚,我答应过爸爸。"

"别说不,别说不……你到楼上去等我,我呆会再上来。我不会伤害你,只是想和你聊聊,答应我。"

我矛盾极了,不知道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所有关于埃尔维斯的传闻这时都在脑海中轰鸣起来。我想逃走,只要到客厅里去叫上克里就行了。然而我的双脚却不由自主地将我引上楼梯,我知道自己并不想逃脱,从一开始就不想逃脱。

埃尔维斯的房间布置得很简单,除了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外再没别的家具了。书桌上有一台收音机,还有一大摞信,我走过去随手翻了翻,我敢断定那都是女孩子写的。

不一会,埃尔维斯便走了进来。"过来,坐这儿。"他自己坐在床沿上,将手伸给我。

我犹豫不决地坐下了,但心里乱极了。

"别害怕,我只是想和你随便聊聊。"他又握住了我的手接着说:"我喜欢你,普丽希拉。从刚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喜欢你了。我觉得可以将所有不能告诉别人的事情都告诉你……过去我可以对妈妈说。假如她还活着,我真想带你去见见她。"

"你非常想念她,是吗?"

"她是为我而死的，"埃尔维斯站起身转过脸去，"我参军对她是个沉重的打击，她总担心我会出事，因为德国在她眼里就意味着战争和死亡。你相信吗，假如我遭到不测，她一定会跳起来大叫我的名字。我们很亲密。现在，她却先走了，她是在担忧和抑郁中死去的……"

我站起来走到他身边。

"我觉得和你在一起很安全，希拉。"他看着我说，"自从妈妈死后，我第一次又感到了安全，你是那样的纯洁、美丽。"

他吻了我。这是我的初吻。

临别时他告诉我，他很快就要退役回美国了。

我整天想着埃尔维斯，学习成绩开始明显下降了；有时为了去看他的演出我就旷课、逃学。这一切不知怎么的让保罗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并且不允许我再见埃尔维斯。

但我必须每天见到他，他已经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不只是一部分，而是全部。我仍然瞒着父亲去见埃尔维斯。

但是对埃尔维斯来说，我毕竟只是个14岁的小女孩。他的生活里还有许多其他女人，她们都是些成熟的性感的女人。"嫉妒"第一次侵袭了我——我渴望得到他、占有他，更希望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他。有许多次，在他的房间里，我们紧紧拥抱着躺在床上，我请求他和我做爱，但他总是克制着自己，拒绝了。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他担心和一个未成年女孩的性关系会毁了他的前途。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由于真心爱我才不过早地伤害我。我这样说也并不是完全凭空幻想的，有一件事很能证明这一点：

有一次埃尔维斯让他的朋友丹尼斯开车送我回家。车子在一个我不认识的偏僻处停了下来，我知道不妙，想逃下车去，但丹尼斯抓住了我。他威胁我说："你不怕我告诉你父亲，你和埃尔维斯两人关在屋里……"

我拼命挣扎着、抵抗着、喊叫着，最后终于挣脱了出来。我跳下车一边哭一边寻找着回家的路。

我不敢将这件事告诉埃尔维斯，因为我担心丹尼斯真的会去找保罗，同时我也不希望事情闹大。

第二天晚上，埃尔维斯和我一块去看一部马龙·白兰度主演的影片。电影结束已经很晚了，我们边走边聊着，埃尔维斯告诉我说，他也希望成为白兰度那样的电影明星。

我说："你已经是明星了，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话。

埃尔维斯笑了。突然他问我："我可以信任你，是吗？"

"当然，"我毫不迟疑地答道。于是我们又紧紧拥抱在一起了。

过了一会，我要求埃尔维斯送我回家，但他说第二天很早就得起来，还是让丹尼斯送我。此时丹尼斯就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

我一下子变得惊恐不安起来。埃尔维斯觉察到了，急忙问道："你怎么啦？"

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哽咽地说："我再也不要丹尼斯送我了。"

埃尔维斯立刻明白了一切，他不顾一切地向丹尼斯冲了过去，"狗娘养的，我要宰了你！"他这时简直象一头发疯的狮子，而他平时则是那样的彬彬有礼。我吓得浑身战栗。

一场斗殴很快就结束了。丹尼斯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埃尔维斯还不解恨，朝他又踢了一脚说道："混蛋，以后不许你再走近她！这次算便宜了你。"

我明白了，埃尔维斯是不会允许任何人来碰我一下的。

冬季早早地来临了，威斯巴登披上了洁白的素装，但我的心中却一片灰暗。埃尔维斯很快就要回国了。保罗对我管束得更严了，很难找到机会去巴德纽汉，我只能在学校附近的电话亭与埃尔维斯通电话。可埃尔维斯似乎并不在乎我不能去他家，这使我感到不安。我已经听说他最近和安纳德搅在了一起，她曾在孟菲斯选美大赛中获奖。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妈妈以及弟弟米歇尔开着车去购物。汽车收音机里突然传出埃尔维斯因病被送进法兰克福医院的消息，我不顾妈妈的竭力反对，立即就赶到了法兰克福。

走进病房时，护士小姐正在为躺在床上的埃尔维斯量体温，看到我进来，她叮嘱了我几句便走出了病房。我对埃尔维斯说："一听到消息我就赶来了。"

埃尔维斯诡秘地笑了笑，然后将体温计从嘴里拿出来并放在打火机的火苗上烤了一会儿。

"你这是干什么？"我疑惑不解地问。

"这是我学来的小花招。我讨厌演习，天气太冷了。再说我很想帮助你找到一个借口呀，小姑娘。"说着，埃尔维斯又将体温计放入嘴里。

护士又走了进来，仔细地看过体温计后她带着几分诙谐说："哦，快一百零三度了（华氏），你起码得在这儿呆一个星期！"

护士刚走我就忍不住大笑起来，“你真有办法，难怪别人叫你‘猫王’！”

“让我们溜出去吧，我都安排好了。”他让他的一个朋友代替他躺在了病床上。

我们在离医院不远处的一片荒地上手牵手地漫步。阳光洒在洁白的雪地上，一切都变得那么纯洁、晶莹。我们拥抱着，随后又开始奔跑，扔雪球，就象两个顽皮的孩子。终于，一切都安静了下来，他紧紧地抱住我说道：“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女孩子——我爱你！”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我们之间的一切就象雪花一样纯洁。他不愿伤害我，不愿让我变成安纳德那样的女人——尽管他拥有了她们。

“我要你，埃尔维斯。”我知道现在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他要走了，要回美国了。“现在就要你，我爱你。”我拉着他躺倒在雪地上，一边狂热地吻着他一边断断续续地说，“……我吃不下，睡不着，整天只想着你……你总说我还太小，可我不小了！……也许我再也不能看见你、再也不能拥抱你了。求求你，要我吧……”

他抚摸着我的脸颊，用一种温存的但不可抗拒的语气说：“不，现在不，……等我回美国后，我会让你到格雷斯兰德去，那时我们将拥有一切。请相信我，宝贝。”

……

法兰克福机场候机厅外等候着上百名记者以及数以千计的歌迷。人们疯狂地叫喊着埃尔维斯的名字，我又一次亲眼目睹了人们对他的崇拜和迷恋。

埃尔维斯紧紧地搂着我走向停机坪，并且不时回头向铁丝网外的狂热的歌迷挥手道别。在他踏上舷梯的瞬间，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埃尔维斯！”我绝望地狂喊道。

第二天，报纸就在头版刊登了我的照片。记者们等在学校门口和我的家周围。校方不得不为此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让记者们向我提问。

“你认识普莱斯利先生有多久了？”

“只有几个月……”我不知所措。

“他抵达美国后与你通过电话吗？”

“没有……但是……”我感到恐惧。

“你认识他的其他女朋友吗？你知道昨天下午南希去机场接他的消息吗？你是否知道南希一直和他保持着来往？请你回答。”

"什么!?"我吃惊地大叫起来。说实话,我确实不知道南希的存在,虽然后来证实南希曾是埃尔维斯多年的情人。

……

与此同时,埃尔维斯在美国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收音机中听到他的闪烁其辞的回答时,我感到十分不安。

"埃尔维斯,关于你的爱情生活有不少传闻,你在德国期间遇到过称心的女友吗?"

"没有什么特殊的女友……"埃尔维斯笑了笑,又从容地答道:"但是我经常与一个小女孩在一块,她父亲是个美国空军军官。但我和她只是好朋友,根本没有什么罗曼史——有篇报道说我抛下了那个女孩,纯粹是胡说。"

我讨厌他总是把我称作"小女孩"。假如说从他的回答中我感觉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他始终不和我发生更深一层的关系,正是因为我还是个"小女孩"。埃尔维斯害怕由于我的缘故而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

但我相信他不会将我遗忘,他只是在等待着什么,也许是在等待着我长大成人。我也在等待着——等待着他的召唤。

2

我生活在回忆之中。回想着他的微笑、他的眼睛、他的睫毛、他的嘴,回想着和他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刻时光。我在惆怅和孤独中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学校、家、父母对我都变得无关紧要了,除了埃尔维斯,我一无所想。

两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我从报纸上追寻着他的足迹;我关注着他的每一次演出、每一张新唱片、每一部新电影——他已经拍了许多部电影,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电影明星;我也注意每一篇评论他的报刊文章,不论是对他的摇滚乐、电影还是生活。我偶尔能收到他的信和贺卡,上面虽然往往只是寥寥几笔,但对我来说却是极为珍贵的。当然,我们也通电话,他行踪不定,好莱坞、格雷斯兰德、孟菲斯。即使是在电话中,我也能听出他身边总包围着女人;她们在他的身边,而我却在万里之外。

我不停地写信:亲爱的埃尔维斯,已经几个月没有收到你的回信了……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不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许根本就不是……爱你的普丽

希拉。

终于，他从好莱坞的摄影棚打来了电话——他邀请我去洛杉矶呆两个星期。“召唤”终于来了。我说服了父母亲并保证从洛杉矶回来后便好好读书。

汽车停在好莱坞的一幢豪华别墅前。我又一次感到了忐忑不安——就象14岁时在巴德纽汉埃尔维斯的家门口时一样，虽然我现在已经17岁了。

“终于见到你了——宝贝，来吧，让我好好看看你。”埃尔维斯一看见我，便从大厅中的台球桌前迎了上来并一把抱住了我。和我预料中的一样，他身边有一大群男女。

我也仔细打量着埃尔维斯，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胸前镶着白色花边的紧身服，显得精神十足；他的脸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更成熟了一些。他一边拍着我的头，一边将我介绍给大家。随后，他和我一起坐在墙角的沙发里，“别走了行吗，宝贝？”

没等我开口说话，他就站起身又回到了桌子旁。他拿起球棒顺手将身边一个姑娘的短裙挑了起来，顿时引起了一阵哄笑。

他一直没再看我一眼，我孤零零地坐在沙发里，慢慢地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埃尔维斯正站在沙发旁俯身吻我。我发现窗外的天已经黑了。“来吧，宝贝。”他搂着我的腰向楼梯走去，“听着希拉，你和巴利斯夫妇一起住，那里有两间房，你睡一间。”

“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事吗？”我惊诧地问道。我感到委屈万分——来洛杉矶正是为了要和他在一起，可他竟然让我和巴利斯夫妇住在一起。

“请相信我，以后时间还长着呢。快上去吧，他们正在等你。”埃尔维斯说完便转身下楼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情人南希那天早晨刚刚同他分手。埃尔维斯怕她晚上会突然回来。他抛弃了她，这件事我久久没能忘记。

第二天，埃尔维斯带着我去买了一大堆最时髦的衣服和鞋子，又让化妆师和理发师替我打扮了一番——我的头发高高地耸立着，眼睑被涂得很蓝。埃尔维斯说他要带我去炫耀一番。我们到豪华饭店、游乐场、赌场和夜总会，可他后面总跟着一大群保镖和随从；人们一旦发现了他便会蜂拥而上，要他签名，吻他，甚至拼命撕扯他的礼服和领带。我们在崇拜者的包围中吃饭、跳舞、赌钱，象旋风般地从一处赶到另一处。我很难找到机会和他单独说一会儿话。

我们在一起过了两个星期。经常是白天睡觉，晚上通宵达旦地玩乐，吃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